

Evolutionary Path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ers Toward Geocentric Integration

From a Knowledge Perspective

Xin Wang¹, Jiangan Gong²

¹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²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three_wang@hotmail.com, gjg302@sohu.com

Abstract: From a knowledg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explores evolutionary path of individual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ers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 to improve research effects.

Keywords: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ndividual level; analysis framework; knowledge perspective

全球视野下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路径演化 ——来自知识视角的思考

王馨¹, 巩见刚²

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中国, 100871

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中国, 100871

Email: three_wang@hotmail.com, gjg302@sohu.com

摘要: 本文从个体层面对本土管理学问题进行探讨, 基于知识视角提出了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的三维分析框架, 对个体从事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世界管理理论研究的路径演化进行阐释, 并提出改进个体管理学研究效果的建议。

关键词: 本土管理学研究; 个体层面; 分析框架; 知识视角

1 引言

在《组织管理研究》(MOR) 2009 年第一期刊载的 9 篇论文中, 围绕追求“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的争论, 十三位学者对中国管理研究现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 并探索了未来之路 (Tsui, 2009; Barney & Zhang, 2009; Whetten, 2009; Child, 2009; Von Glinow & Teagarden, 2009; Cheng, Wang & Huang, 2009; Zhao & Jiang, 2009; Leung, 2009; Tsang, 2009)。Barney 和 Zhang (2009)、Whetten (2009) 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两种不同策略的探讨以及对情境理论的深入洞察, 可以预见将对本土管理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然而, 由于上述文章都是围绕中国管理研究这一大命题架构而成, 因而皆从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层面对中国管理研究团体的未来之路进行研究和评论, 没有从个体层面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者的学术道路进行专门论述, 仅是个别文章偶有提及。由于这一前提的存在, 这些关于个体本

土管理学研究的观点难免有些含糊和笼统。

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的路径选择, 使本土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二者择一的困境。Barney 和 Zhang (2009) 指出, 中国管理学学者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应该选择何种路径来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Tsui, 2009) 鼓励学者们选择“管理的中国理论”, 指出“所有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该论坛的学者都认为, 如果中国管理学者真的想要对学界和实践界有贡献的话, 那么应该选择一条自己的羊肠小道。” (Tsang, 2009) 进一步指出, 中国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他们能不能或者应不应该选择一条羊肠小道, 而是他们“是否有勇气逆流而上, 破浪而行”。相比之下, Barney 和 Zhang (2009) 对这一问题论述更趋客观, 所着笔墨也最多。该研究认为, 学者们不同的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 “由于各路径所要求的讨论颇为不同, 单个学者很难选择两路兼行。”但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和/或不同时间点上,

学者们可以从事上述不同类型的研究。由这些阐述可以看出,这几位学者普遍认为个体应该在某一阶段和/或某一时间点选择两种路径中的一个,但是对于选择某一路径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没有提及,对于不同学者不同路径选择背后的知识结构没有加以考虑。然而,无论是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道 (Cheng, wang & Huang, 2009),科学共同体需要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知识结构。因为如果一个科学共同体没有共同的知识和愿景是很难对话的,即使对话,也很难在对话中相互学习和促进。那么,个体科学研究者的支流汇入科学共同体的洪流,这个共同的知识交汇基础是什么?

既有研究基础使我们更加清晰而明朗地认识到本土管理学研究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其空白之点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启示。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文献中所涉及的共同的知识基础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以知识理论的视角建构分析框架,对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路径进行探讨。

2 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

2.1 既有研究的分析框架

Tsui (2009) 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管理学研究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构念,与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的解释的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却迟滞不前。”Barney 和 Zhang (2009) 也遵循着是运用与完善西方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还是发展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将中国管理学研究划分为“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这些研究不约而同地按照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两个维度被学者们加以区分(见表 1)。关于背景知识, Tsui (2009) 指出,“绝大部分的中国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西方已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中国学者都非常地聪明,他们可以很快学会如何正确使用研究方法。”关于情境知识, Whetten (2009) 认为,“所有的组织理论均以各自方式依赖于情境”。Tsui (2009) 也指出,“大部分采用这种‘舶来’的方法的研究也都情境化不足”。由此,我们把背景知识界定为个体研究者所拥有的与既有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相关的知识;将情境知识界定为个体研究者所拥有的与管理学研究问题所发生的情境相关的知识,包括文化、制度和经验等。

Tabl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literature review
表 1.既有文献分析框架

文献	背景知识	情境知识
(Tsui, 2009)	应用性研究	开发性研究
(Cheng, Wang & Huang, 2009) (Zhao, S & Jiang, C, 2009)	中国管理理论	管理的中国理论
(Barney & Zhang, 2009)	演绎式	归纳式
(Von Glinow & Teagarden, 2009)	严谨性	切题性
(Whetten, 2009)	—	情境化理论
(Child, 2009)	—	中国管理研究情境

具体来说,一方面,学者们依照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这个二维框架将中国管理学研究划分为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演绎式和归纳式、严谨性和切题性。二维框架的局限迫使个体中国管理研究者不得不陷入二者择一的僵局。从另一方面讲,学者们对于这一研究框架的局限性已经有所察觉。Barney 和 Zhang (2009) 指出,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理论,需要以一种更加动态和演进的方式进行重新构建。偏重于既有背景知识的西方学者,寻求不成为范式的奴隶,而成为主导者 (Tsui, 2009); 东方学者对于本土情境知识的熟捻,也容易陷入文化特殊性之中 (Child, 2009), 而无法传达出具有文化普遍性的世界管理学知识。因此,无论是执着于背景知识还是情境知识的研究,都面临着新的知识创造的挑战。

2.2 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

为了避免二分思维框架造成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矛盾,笔者引入了视界知识这一新维度。视界知识并非笔者首创,而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 (2001) 在《后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的。哈贝马斯将视界知识抽象地理解为不同历史生活视角的参与者达成理解的基础。在本文中,笔者将视界知识界定为个体研究者所能理解的新现象和问题的范围,表现在对不同情境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理解。

由于前面提到的本土管理学研究者仅触及到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而视界知识这一概念是从哈贝马斯的概念中借用过来,为了使这一概念与本文的研究问题所赋予的意义相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的演化中,对视界知识的生发进行阐释,以论证将后

者纳入分析框架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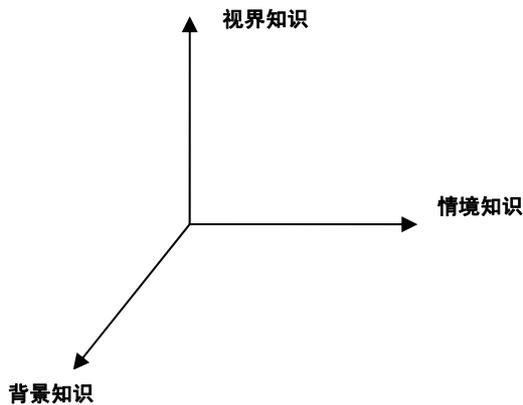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from a knowledge perspective
图 1.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

首先，新的管理学知识来自于知与无知之间的张力。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说，知与无知的矛盾贯穿于认识活动的始终，是认识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鲍宗豪，1991)。“新知识产生于知与无知之间的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知识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新的无知，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知识与无知间的张力导致问题和尝试性解决办法(卡尔·波普尔，1996:100)。”新的问题解决促使个体产生新知识，产生新知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无知。从这一视角来看，对于拥有一定背景知识、情境知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个体管理学研究来说，随着时间的演化，必然出现新的无知。其次，视界知识来自于对个体无知的认识。苏格拉底是最早对无知发表见解的哲学家。他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格拉底借无知一词提醒人们要充分意识到“自身无可争辩的无知”。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进一步指出，“无知学说使我们获得一种重要的见识，即，在我们对各种事物所知程度的微小细节上，我们之间也许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在无限的无知上，我们都是相同的”(卡尔·波普尔，1996:35)。哈耶克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于一身，在研究个体行动与社会整体秩序之间关系时，他从性质上把无知区分为两种：一是一般性无知，指“个体行动者对开始某种特定行动所必须的知识范围是无知的，即对许多特定事实是无知的，这种无知是可以克服的”；一是必然无知(necessary ignorance)，是“行动者对于开始行动时所应遵循的社会行为规则处于部分无知的状态，这种

知识绝不能被行动者所获得，这种无知无从克服而只能应对。”他还特别指出，“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状态”(邓正来, 2004)。视界知识是从无知的状态中演变出来的，正是对于未知的把握，使得个体的视界知识不断演化和进步，拥有一种前瞻性。再次，视界知识的扩展是人际互动的结果。由于西方唯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传统上知识被定义为“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科学知识被当成是知识的唯一来源(Von Krogh, Nonaka & Nishiguchi, 2001)。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兴起，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性资源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实践性知识的重要价值得到提升。实践性知识首先是动态的概念，是实践中的个体知识行动，而不是科学知识应用的静态结果。由此，知识的定义演变成为“验证个体信念接近于真理的人际互动过程”(Nonaka, 1994)。由此，个体的新知识产生于科学共同体的对话和交互中。针对研究主题的对话和交互，使得个体研究者的视界知识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展而丰富。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还正在兴起(Mintzberg & McHugh, 1985)，这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演进特征的发展过程(Barney, 2009)。中国管理变化中蕴含着深刻的情境差异和不断的变化(Von Glinow & Teagarden, 2009)。视界知识这一新维度的加入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动态演进特征。(Von Glinow & Teagarden, 2009)指出，盲人摸象的寓言是万古长青的，“每个人都对了一部分，但他们所有人都错了！”(Saxe, 1873)。Von Glinow 和 Teagarden (2009)还提出“我们是如何得知我们所知道的？如何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了解到能够反映事实，并且包含了足够的内容？什么时候我们能知道自己了解到已经足够了呢？最后，这些问题为什么是重要的？”。从本质上，这些问题都来自于对于未知的担忧，而视界知识维度有助于帮助个体研究者在知与无知的张力中不断演化。

3 个体本土管理学研究

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我们将围绕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对个体研究者的研究路径演化进行探讨。

3.1 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本土管理学研究思考。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国管理理论还是管理的中国

理论都没有将本土的管理学研究引向全球化视野和更远的前景，都还局限在中国情境下。中国管理研究者可以发展创新的和具有影响力的想法和理论，这些想法和理论并不一定局限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而可以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Leung, 2009）。“中国管理研究学术社团应从事既能贡献普遍管理知识，又能解决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我们有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Tsui, 2009）。由此，我们姑且把未来的目标定位为管理的世界知识。个体研究者在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以及管理的世界理论上能驰骋多远，与个体研究者所拥有的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有很大关系，具体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search path evolution
表 2. 个体研究者研究路径演变分析

	情境知识	背景知识	视界知识
世界管理理论	强	强	强
管理的中国理论	强	弱	弱
中国管理理论	弱	强	弱

个体本土管理研究者，如果拥有较强的背景知识，对于西方既有的管理学理论和方法有严谨的把握，可以在中国管理理论上有所建树；如果拥有较强的情境知识，对于中国管理情境有敏锐的洞察，可以在管理的中国理论上有所贡献；视界知识只有建基在较强的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使个体研

究者成为世界管理理论的创造者。如果只有较强的视界知识，而在情境知识和背景知识上表现弱，除非能借助其他研究者力量，否则个体研究者将无从建树。

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都是个体研究者在视界知识不足时，表现出的对于背景知识和情境知识的偏好。如果个体研究者善于学习，可以通过经年累月的持续学习和努力，不断完善自身的眼界和视野，最终实现研究路径的跨越发展。所以，中国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不是二者择一的路径和目标，而是可以随着自身的努力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中的必由阶段。个体研究者选择“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中国管理理论”，既是对科学共同体研究重点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自身知识和能力研判后的一种理智决策。同时，某一种选择都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都可以随着个体研究者拥有的多元知识的扩展而拥有更大自主权和创造力。个体研究者自身优势发挥最大之时

必是对科学共同体学术贡献最大之际。

3.2 对个体本土管理研究者的建议

3.2.1 问题意识：本土管理问题的管理学意识

“我们需要鼓励学者研究一些在西方并不流行、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且相关的问题”（Tsui, 2009）。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于提高中国组织绩效和中国重大管理经验（如奥运会和载人航天等）问题的持续关注，是决定个体研究者研究路径演变的前提。首先是中国的研究问题，进而我们可以通过方法论的努力，把已经明确的知识从中国情境当中分离并表现出来，进而演化成对世界范围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Leung（2009）认为，那些发展于中国、最初只在中国独特情境内的中国理论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成为普遍性理论，继而被应用于非中国的情境，并被完善，这种知识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管理的世界知识。

3.2.2 不断获取异质性知识

异质性知识是创造力的源泉。对于个体而言，某单一维度知识的增长，如背景知识、情境知识或视界知识的增长，可能造成知识锁入和知识的互补性增长，而无法形成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无法形成重大理论突破的契机。只有不断地在不同维度上获得异质性知识，才能在个体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对异质性知识的不断获取基础上，中国学者将更加自主、创造性地开发研究议题（Barney & Zhang, 2009）。

3.2.3 个体学习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对话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其未来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参与其创造过程的个体和机构所决定的”（Barney & Zhang, 2009）。结合着文中基于知识视角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给予这句话更好的诠释。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管理学的研究道路上究竟能够走多远，既取决于个体通过个体学习所拥有的知识，又取决于个体在科学共同体的人际互动中所获得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羊肠小道和大道，科学共同体需要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个体的支流汇入历史的洪流中，这个交汇点在哪里？在于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的共同演化。先拥有背景知识还是后拥有情境知识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要不断地加以扩展和丰富。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以及 MOR 为国内外学者间提供了不断扩大和深入的对话平台，通过这种对话

个体研究者的知识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共识在不断增加。诚如（Barney & Zhang, 2009）指出，这种学习是跨越路径的学习。跨情境研究（Whetten, 2009）更需要视界知识。

总之，对于中国本土管理学者来说，到底是中国管理理论、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管理世界理论的研究路径演变，取决于个体对于背景知识、情境知识和视界知识的吸收和获取。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研究中，必然会冲杀出世界级的管理学大师，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打磨和历练，一代或者几代人以及科学共同体的互动和努力。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1] Tsui A. S. Editor's note: Management research independency: Making the emerging scientific community future[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2009,5(1), P 11-13(Ch)
徐淑英. 编者按: 管理研究的自主性: 打造新兴科学团体的未来. *组织管理研究*. 2009,5(1),P11-13
- [2] Barney, J.B. & Zhang, S.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15-28
- [3] Whetten D. A.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29-52
- [4] Child, J. Context, comparison and methodology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53-68
- [5] Von Glinow, M.A., & Teagarden, M.B.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Rigour and relevance redux[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69-83
- [6] Cheng, B.-S., Wang, A.-C., & Huang, M.-P. The road more popular versus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of advancing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91-105
- [7] Zhao, S., & Jiang, C. Learning by doing: Emerging paths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107-119
- [8] Leung, K. 2009.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anagement research[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121-129
- [9] Tsang, E.W.K.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t a crossroads: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5(1), P131-143
- [10] Habermas Jurgen. *After Metaphysics* [M]. Beijing: Routledge-Press, 2001(Ch)
于尔根·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 付德根译. 后形而上学思想.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5
- [11] Zong, B.-H. About Ignorance—a new cognitive field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1991.10(Ch).
鲍宗豪著. 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10
- [12] Georg Von Krogh, Ikujiro Nonaka & Toshihiro Nishiguchi. *Knowledge Creation: a source of value*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13-29
- [13] Junjun, L. & Wanl, Zhao. *Knowledge and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Knowledge Society* [M]. Tianjin: Tianjin Press, 2005.47-48(Ch)
刘珺珺, 赵万里著. 知识与社会行动的结构: 知识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 天津: 天津出版社. 2005. 47-48
- [14] Nonaka and Bamboo. *The knowledge creating enterprise* [M].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ublishing house, 2006(Ch)
野中郁次郎, 竹内弘高著. 李萌, 高飞译. 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 [15] Karl Popper. *Liberation through knowledge* [M]. Beijing: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6. 33-48(Ch)
卡尔·波普尔. 论知识与无知[M]. // 卡尔·波普尔著, 范景中 & 李本正译.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6.33-48
- [16] Zheng, D.L. *Rule, Order and Ignorance.//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of knowledge view: Further Research on Social Theory of Hayek* [M]. Beijing: San Lien Book Store, 2004(Ch)
邓正来. 知与无知的知识观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 [M]. // 邓正来著. 规则·秩序·无知.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157
- [17] Charles Despres & Daniele Chauvel. *Subject analysi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M]. Beijing: People Post Press, 2004(Ch)
Charles Despres & Daniele Chauvel. 知识管理思想的主体分析 [M]. // 查尔斯·德普雷, 丹尼尔·肖维尔编. 刘庆林译. 知识管理的现在与未来.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76.